

## 回忆潘菽所长对自学辅导教学的定名与支持

卢仲衡

(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)

我在1970年下半年因病从干校返北京治疗,从而担任留所人员的会计兼医务室工作,因此我每月都要给潘菽所长送工资和药品。有一天,他问我前些年你干了一些什么研究,我说:我在1965年首次提出班集体与个别化相结合的教学思想,编写了几章数学自学教材,由赵莉如秘书介绍到北京女六中和西四中学进行实验,以教师主导,学生主体,取得很好的成绩。中央教育部副部长林励儒派了第三批人去参观,并要我写一篇文章在1966年7月份全国中小学会议上报告这个研究,后因文化大革命而未能报告。曹日昌副所长亲自到女六中去参观了解上课情况,与校长、老师、学生座谈活动了一天,并看过教材(课本、留有做题空白的练习本和答案本),定名为“三本教学”。我接着说:“你患心脏病,我们都不准去看你,未向你汇报。”他立刻说:你马上拿来,我看看。”他看过后说“很好”,鼓励我继续编写下去,作更深入的研究”。

1972年复课闹革命,我又开始到北京三中和人大附中去做实验。1973年潘所长尚未复职就徒步人大附中去实验,潘所长参观回来后对我说:“坚定搞下去”。这个研究当时在所里受到很大的阻力。据说当时所里就有人曾要取消这个研究,潘所长(已恢复所长职位)当时说:“这个棋子留下来,我当课题组长,成吗?”并把我从第一研究室调到他直接领导的第四研究室工作了。

1981年在北京海淀区教育局三楼召开数学自学第一次经验交流会时,潘所长病了,所里没有领导愿意去致开幕词,我只好去请社会科学院陈元辉研究员来致开幕词,而潘所长仍然带病来会场以示支持这个会议。潘所长在“数学自辅教学实验的初步结果”一文中(刊载于《教育研究》1981年第4期)把这个自学研究定名为“自学辅导教学”,从此沿用此名。潘所长领着我冲破重重难关,排除了种种障碍,使自学辅导教学得以顺利进行。

1983年我总结的“提高自学能力的心理学研究”,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二等奖(1985年批准),这是心理所在文化革命后首次获奖的科研项目。潘所长说,成果确定了,但是取得成果的心理因素是什么?于是我们从注意、知觉、识记、遗忘、理解和创造思维等方面去进行更深入研究。多年来在实验班和常规教学班优中差学生进行出声思维的实验,由于做法严谨,每校差异也很显著。在全国教育科学七五规划结束时,我们已在《教育研究》发表六篇实验报告。潘所长生前一直这样教导我:“你们是研究心理学的、不是研究数学的,所以数学教材只是研究心理学的工具,利用它来研究心理学理论。我现在仍按照他指示方向前进。”